

文淵閣
印

四庫全書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二五七冊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本冊目次

虛 古 見 素
補 繢 奏
齋 城

集 遺 集 錄 集 議 集

明 林 俊撰	一
明 張 吉撰	五九一
明 蔡 清撰	七五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見素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見素集二十八卷奏議七卷續集

十二卷明林俊撰俊字待用號見素莆田人

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贈少保謚貞

肅事蹟具明史本傳俊始以疏劾權璫遠謫

及撫江右則抗逆藩撫西蜀則平巨寇為孝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宗時名臣所著詩文張調序謂俊手編成集

者五十餘卷尚在致仕之時今此集文二十

八卷奏議七卷續集詩文十二卷兼及起廢

以後所作而遺疏四首亦附焉則已出後人

重輯非俊自編原本故卷數與序不符也俊

為文體裁不一大都奇崛博奧刻意自為其

詩源出江西而于黃庭堅陳師道兩家尤所

摹仿故頗多隱澁之詞然大抵氣味孤高終

能遠俗奏議分西曹外臺內臺西征起輔新

政秋臺六稿無不委曲詳盡通達事機亦足見其設施有本非徒托之空言又案王鳳靈續集序稱俊原有詩集十四卷而此本無之朱彝尊輯明詩綜稱俊有西征集為選錄四首而亦不言見其全集觀其孫及祖跋稱重梓是書而詩集尚闕是當時本末同刊故流傳頗歎今仍其原第著之錄云乾隆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提要

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文章以救時為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之佛骨表歐陽永叔之朋黨論胡澹菴之乞斬秦檜疏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石守道之慶歷聖德之作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謾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髮森悚恨不生茲時而願為之執鞭也下此則鬪富誇巧雖極其工緻第取悅人耳目而於網常世道無所關係焉亦奚貴於文章而必以是傳世為哉始予計偕至京師於士友家獲覩莆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原序

田見素先生林公為秋官員外郎時抗憲宗皇帝疏草

見素集原序

三復流涕見其効匪人糾權倖凜然鉄鍼之嚴而血誠骨鯁溢乎言表殆揭日星而聳山嶽也公雖坐是遠謫而一時國是士氣賴之議者謂與澹菴一疏相伯仲文章若是豈非所謂救時者邪未幾還公留都荐歷外臺長一旦拂衣去朝抗章夕就道未始待報也越數載先帝以言者起方伯不赴再起為僉都御史持風裁於大江之左右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雖當路左璫素號

桀黠者亦為之歛跡潛避公出而救時其事功之偉又

在在如是蓋不啻見諸文章而已也使公在朝廷則必

有以寢淮南之謀在邊陲則必有以寒西人之膽而在

山林則又必有以一絲而重漢九鼎者矣蓋公精神心

術之所寓有未易以尋常窺測者故發而為文為詩或

贈送或酬答或寄託雖體裁異制風格殊指要之其歸

與襄疏救時之意異者幾希矣然則公之文章雖欲靳

不傳於世不可得已而公方退然以為此特醫覩上意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原序

二

思耳夫豈以是為自足者哉間手編成集凡五十餘卷

而以其別號見素者名焉不遠數千里緘書遺予曰子

其為我叙之得書時薄暮矣亟篝燈快讀次日即促笔

于以見予仰公之至方以託名是集為幸遽忘其諭陋且讓云正德改元丙寅冬十一月上澣南海病夫張調

廷實序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一

明 林俊 撰

序

瑞竹詩序

丁未盜起贛州介閩之間蟻聚而蜂屯郡用大擾今上嗣大歷服若曰今惟民弗靖其撫之來與之維新人用去罪死刑平民有以自効惟茲渠黨猶干天罰迺拜王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卷一

二

公述之為都御史其往循之聲威所被脅從解散渠首俘而還郡告康乂公歸自汀過王臺之左有竹一本葉白而莖葉異常竹然根植寄於浮塲風露分於凡草容顧枯悴負抱鬱結如鹽車之驥在林之鶴欲自見而未能者公心異之剗其荒穢溉以冷泉輕颸徐來柯葉踈理意態欣悅瞻盼久之顧而思曰竹遇知幸矣舍是而往穢可使毋滋泉可使毋涸達陸之衝樵蘇遷至其又可使毋伐耶于是移之于是植之憲臺之右灌溉護持

昕夕坐對若羅致而抗禮者因紀以詩聞者屬而和之
卷成太守陳君宗器屬俊為序俊熟公聲望于士夫間
植竹其將以自况也凡物常于同瑞于異閩南竹箭之
美布滿山麓而是竹挺生不樂為伍雖出於荒榛宿莽
之中其所謂瑞而自見者恒未泯也又况置之深嚴沃
壤之地以全其孤虛勁節之性其拂清風凌霄漢旁致
同流垂蔭宇內亦孰能禦之耶俊不敏將為竹以謝公知
又因公以感竹之遇也夫事即類以推餘竹失其所猶將

植之况靈於竹者乎竹之瑞猶愛之則瑞于竹者又可
知矣俊又以知公之心將無乎不用其至也公事明天
子為大臣時有可為位有可致才若力又足以充竹若
有知將剗身青簡以紀公之休烈于無窮所不辭也

送郭子聲入賀詩序

七月三日上萬壽節臣工胥慶萬國方來雲南地最遠
駿奔走最先同寅僉事郭先生子聲奉臬表當行先生
閩朗軒豁嗜義如飲食由進士選兵科給事中抗節敢

言憲廟郊甘露降大臣議當賀先生疏不當賀可之遂
為輿論所歸晉都給事中通政參議僉都御史巡撫宣
府大同遼東坐同事失律不欲自直落六官出知射洪
勝之故處上處下在榮在辱無施而不宜予嘗私評先
生之量蓋所謂澄之不清溷之不濁者也夫觀人者不
於其大於其小不於其順於其所逆亞夫之忠勇長卿
子厚之文章一失所志邇悶悲憤卒至夫不堪惟元城檻
車之徵神色自若文忠以為鐵漢然則先生其不賢於
人遠矣乎士君子惟義為可從命為可安聖賢為可法
否徒赫赫無取而偃蹇敗踣顧為士大夫之所推愛况
夫起而仆仆而復起而又卒無愧詞者乎或疑應州之
戰為先生病者夫乾時之敗春秋榮之姜維伐魏累舉
不克綱目書而不貶討賊之義不可一日忘也已已而
降敵勢寢張今年寇雲中明年寇鴈門譖擾我邊徼創
毒我邊氓未聞有冒其風而震懾之先生鼓義深入獨

挫其銳即不幸不樹有奇功而敵人亦自膽落數歲之間少入為寇然則先生之志之舉豈誠無得也耶春秋綱目固未得而深貶之也予故為討賊大義詳之若夫茲入也華封之祝金鑑之獻忠貞之篤則先生之所自盡予之私杞梓之收瑤環之賜股肱之付託則聖君賢相之所必盡而亦予之私贈行詩成予僭序諸首

贈郁長史序

魯盡儒服哀公使人號諸國曰無是道而是服者辜及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卷一

四

身服者悉變既之獨一存詢以國事無失莊生曰以魯而儒一人焉夫魯多君子孔子嘗云然固哀公時人也莊生豈寓言耶將以儒為訛耶國朝以人文化成天下養之鄉校收之科目曰儒生分教郡縣陞之太學曰儒

師職館閣列侍從曰儒臣以至外服內服皆儒取之他

之科不與焉豈非儒可貴而然耶今之儒固多也服是服而有是道徧天下非徒如孔子所稱而已也江浦郁君以禮經薦京闈儒生也三歷學官再教國子儒師也

雖未登館閣為從臣然今職長史為親王首相儒臣也以儒臣輔親王君德之修否國政之弛張風俗之隆污皆係焉君將幸儒之用而不收儒之實乎盡忠以事上正已以率下主德顯而身名章邦國安而福祿隨之使國人稱願曰儒哉儒哉君之立其不既偉乎昔董仲舒相膠西王王聞其大儒厚禮敬之夫膠西驕王也猶知敬儒今之魯非昔之魯也守禮秉義世有令王儒如君其有不敬者乎吾又知君之道必行於魯無疑也儒之效不白於世久矣君幸勉之庶幾如吾孔子所稱而毋為莊生所訛也濱行監丞陳君正初偕諸僚采請曰必有以贈郁君俊因與論儒然耶否耶必能與魯諸君子評之

贈張希白序

閩邑張君希白性沈毅力讀書組織文字成化甲午以麟經魁八閩薦明年登進士又明年拜南京大理評事歷寺正副凡七年擢拜湖廣按察僉事筮日戒行秋官林

君廷珍以贈言委昔長安圩饅計功而食柳子舉受直急事為入官之戒古今宗為名言希白起布衣數祺而膺一面雖危巒下石旄颶之飽順風取疾無踰是者然食不可素而直在必償世厄于飢者致哀而與一飯則誓死論報至階一官被一命其章服足以文其身其祿入足以仁其三族故舊朋友顧視之當然恬不為德及期未調於邑徬徨鬱勃如不能生叩所職不什二三乎舉質之由曰某若某非不知不可間也事立而謗興法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六

膺一面雖危巒下石旄颶之飽順風取疾無踰是者然食不可素而直在必償世厄于飢者致哀而與一飯則誓死論報至階一官被一命其章服足以文其身其祿入足以仁其三族故舊朋友顧視之當然恬不為德及

君子希白其將暨乃僚矢心臂叶恭將事償值而計功以能其官綏齊民風示天下無負所委任無惑也廷珍

曰子之言然書為贈希白序

送陳監丞詩序

國子監丞陳公正初滿三考以老乞骸骨休於家六館師生留者十餘人狀數十上大宗伯少宰而下以及科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七

道郎署之士夫井野行道之人咸謂大學繩糾之任非公不可或者謂公例晉秩翰林未宜以是官去公毅然曰壯而仕老而休人情也吾年且七十氣之盛者日益衰聰明之昔有者日益耗且故園就荒計歸故已晚矣秩之崇庳則尤非吾志也竟之不欲留俊聞之是諸人而斂容于公蓋公歷官垂四十年始終如一日持行純白真可以廉貪立懦與古之楊闊西趙清獻者侔而師道之尊教法之嚴則楊次公胡安定其庶幾矣引身知

退末路不迷則又與疏太傅楊少尹奚異然留公者公論也決去者自處也或者固無論矣車未及膏厚公者預以詩言別私淑景慕而得諸人心之同者無問識不識亦有詩獻積如束筍然俊交公素厚未忍噤無言乃偕院判周君原已郎中鄒君宗道陳君時安員外郎林君長深馮君朋王宋君惟寅主事王君廷光婁君元善龔君元之儲君靜夫凡十一人摘支遇各百韻闡為聯句以贈公行李贈別之作故無是也俊來官南都觀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見素集

八

老引身之榮頌歌餞送之盛惟大司馬三原王公介庵冢宰吾邑陳公愚庵大理卿乾陽宋公克敬及公蓋四見焉三公者躋位通顯澤易流而聲問易以被公一教秩顧出而與之並則又知清脩獨行無處不可固不以位散要拘也俊故揭而大書之與有志之士胥勉焉

送馮時用衡永兵備序

兵備以文可乎曰可兵以文為種以武為植審利害察安危文也犯強敵力攻守武也相為用而不可以相無

故曰文與武左右也先王經國以邦政付司馬而徵帥布令家宰實專之無燔屋垣無取畜牧無傷老幼不加喪不因凶不窮不能明仁也成列而鼓明信也利不爭明義也降不殺明勇也審事幾全制勝明智也謂非文能之乎專之武則反是批亢而擣虛賣勇而售力襲其無備攻其不意赭其人民灰其室廬撤其窖廩盡利其所有故文而兵禦亂也武而兵為亂也專之武而將之兵縱亂也國家深監于此全師付總兵都御史叅之偏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見素集

九

師付叅將兵備又叅之百餘年來民不識兵兵不識戰其有由然哉弘治壬子衡永兵備缺員四明馮君時用以按察副使授璽書董其事君文獻得於鄉詩禮得於家切偲得於師友刑名得於官序蓋文之尤者也僉臬湖南甚久利害之機安危之勢險易虛實之形固心存而目熟之矣移而治兵於武乎何有然請終其說焉聖人制棺也不欲使人用制醫也不欲使人求制兵其得已耶漸以仁摩以義節以禮和以樂不得已則刑焉有

輕典有中典有重典而又不得已則兵焉兵其不得已耶
有虞不賞不罰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成周有賞有
罰則今固賞罰之時也其可毋兵乎然兵備以文又以
按察任之可仰窺君相之意矣曰仁義禮樂兵刑奚居
曰毋亦仁義耳禮樂耳刑耳然則曷為而言兵曰備耳

送憲副戚時望貴州兵備序

兵備邊之重寄也捍外侮綏內附置人國於乂安不搖
實藉於此國朝文德覃被海宇寧謐尤擇老宿憲臣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一

兵備以填撫邊陲致治保邦之慮精且密矣貴州都勦
生苗寇邊鄙者四十年上度不可撫乃命將征之王靈
所振脅從風靡渠首俘而還于時兵備以戰功遷秩去
銓司惟凋瘵之餘撫循控御非其人不可乃以永寧授
金華戚君時望都勦授西安周君鳴岐皆以僉憲晉副
使授璽書蒞其事上聞制曰可俊舊蒞滇陽鳴岐同官
也來湖南時望同官也二君皆時偉人膺簡以去無亦
公為得人賀私為得友賀耶戚君將行同寅周君文化

送別序

賦詩為別諸君子咸和之以序屬俊夫制治易致治難
致治易保治難方苗之始也同仁垂育則苗被吾化惡
不得而萌既萌矣申畫郊圻則苗知吾守惡不得而漸
既漸矣來則擊去則勿追則苗懼吾威惡不得而熾既
熾矣兵又可已耶則格闢之苦輸輓之勤驛書之旁午
功雖告成其為勞亦甚矣曷若制其初之為愈乎戚君
茲行或謂可高枕無事者然飢者思食勞者思息瘡痍
顛沛者思以蘇穴居露處者思以覆蓋而衣被內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二

責其亦繁且難矣况苗犬羊之性難安易搖往之大堤
嘗征矣謂無大堤也西堡繼之又謂無西堡也都勦繼
之永之界子烏合鴟張殺越人于貨又都勦之漸也
其誅之抑思以處之耶曰樹風聲旌別可為也賣刀劙
力田可舉也置博士學校可興也分南顧之憂廣一視
之仁以潛消其獵悍之性保其治於無虞實不外此戚
君粹雅而覩深其籌是亦素矣會周君幸共推之

古稱詩窮人文章憎命達宰物者固不若是斬也人有
欲則爭名之於朝猶利之於肆又欲之尤也欲必爭爭
則必怒而變以求勝宰物者亦容得而深庇力禦之哉
後而千百世獨耀間焉則宰物者之終惠而爭者迄莫
置一喙其間周公孔子大聖人也流言於管蔡毀於叔
孫武叔而其道益明下而司馬子長班孟堅李太白杜
子美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諸賢率以德業

詩文名名天下楷模後世與三代而上幾韻頑然皆遭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士

黃門胡君聲之尊甫封君卒黃門哭甚痛楚瘠殆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士

生俊往弔焉曰曷以禮自將黃門復聲嗚嗚曰生其云
何比閔月再弔焉黃門曰金夙歲喪吾母客歲喪如母
而今復喪吾父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誨言在耳手澤俱
存而音容不可復即木欲靜風弗停吾奚生為遂哭幾
絕一日黃門出永感詩屬予為序以系其思嗚呼黃門
之思其親其亦可謂至矣昔子路既貴恩負米而不可
得毛義親終而隱曾子曰吾初為吏祿不及金欣欣而
喜樂逮親也既沒之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數仞
人文宣昭鴻化以比良班馬無麗李杜集韓柳歐蘇之

大成則宰物者玉成之心抑亦先生之責之慮也爭者
寧得終掩之哉先生使岐藩道武昌偕沈思古諸君子
倡和聯句凡若干首俊裒為卷序其所以爭者以贈行
李以公天下後世之人心為愛才者地也傳曰良賈深
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惟虛惟愚則人不爭先生
蓋熟此矣

永感序

傳嘗百乘猶北面而泣不逮親也故推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存居處笑語之思於悽愴奉祭之時視承歡膝下何若也然脩短有命不可必而致則有幸不幸其間者有其慶有偏倚有永感其則樂偏則感永感則尤難乎為情者滄海可填白石可爛而此恨不可窮蓋壤間迄無人子地者其感寧有既耶吾聞君子付不可能於天責可能於己子報其親百為之而不過蓋還以施非增益以與之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而孕育於父母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卷一

古

舍父母蔑以為心者體曰遺體何膚髮之敢慢德曰世德何言行之敢違學曰家學何記誦之敢廢運諸心思著諸論列措諸事為本諸身刑諸家達諸國天下無一而不致其至德立而道尊譽揚而親益顯其於地下庶乎憇矣否則墓木徒號汨枯五內徒崩裂如遠且大

何哉是為之序

兩漢書疏序

文章與世道相軒輊六經曾論渾噩簡野孟氏雄以肆

至戰國而極矣中間老聃左丘明韓非荀卿列禦寇莊周之文閑深奇詭並列名家西漢公孫弘晁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諸人樸直峻整壯麗而辨博庶幾古作者漢而東揚震孔融班固輩流習尚對偶氣駿卑弱夫世日降風日漓文體日趣以薄其勢然也然亦豈三國兩晉例論哉唐宋文章名家韓退之學史記柳子厚學西漢曾子固學劉向蘇子瞻學戰國亦剖其藩升其堂者矣夫文不難於華難於質不難於煩難於簡不難於奇曲難於拙直嘉祐間歐陽永叔務黜險恠崇平澹格始一變予嘗私評作古文字須削去近格專志六經魯論翼以孟氏書參之穀梁國語離騷史記以集文章之大成以盡其妙以追古作者為徒蓋竊有志而未能也同年縉雲周君文化副憲湖南間出尊府封監察御史怡菊公手抄兩漢書疏見示授而閱之再旬迺嘆曰參苓薑桂藥籠中物有志學古文者此書可少乎哉疏中所載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曰太子在

早諭教選左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曰舜正二女以崇

至德曰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要之皆為至

言迺若婉而諷頌而規特立而道不渝盡言而主不怒

則又古三代君臣忠厚遺意可風示後世無疑者殆將

不直古文之師而已因正其訛謬別為卷凡十六謀諸

同案刻梓以傳廣公用心云耳公名珍字廷璋先教是職剛實莊整讀書老不厭所著有應酬稿觀書類記皆可傳也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卷一

志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二

明 林俊 撰

序

廖僉事輓詩序

鬱于中而泄於外者言也善易以公而宣之不平者易以激嗚呼孰使予激而公言者寸瑜尺瑕十珠而九以類同時如德徵君厥亦無滿數指矣廖世澄坂農家君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卷二

且耕且讀遂第進士授大理評事服內艱忍貧匿晦退

然若無官釋縕時斗笠草衣偕群農荷畚鍤輦蓋壤星言南畝以去人曰公貴官不可為是君安遣之即事如初跡不涉城府村叟畦丁迄不知有廖評事部使者亦鮮知者服除如京要人問家政君對盡甚在座吐出舌都御史朱公英中貴人交惡成獄君辯雪之靜澹恭恕為寺正尤平反專慮刑書蓄勞成疾醫諷調攝君曰近頗食肉醫曰幾何曰日市四兩醫給曰果盡曰捐惠兒見素集卷一

子幾半醫笑嘆涕出赴湖南按察僉事道死楊州妻括
簪珥市棺弗辦鄉人楊知府贈焉櫬歸薄田喪盡三丈
夫子弗諳農勤士業卒未効百指仰紡織無富親友可
依嗚呼其命矣乎易君之為自可致富假弗死自可致
弗匱成厥子名自可有立顧窮以廉窮以天窮以子弗
售高之無宗元之中立東野之宗師卑之無叔教之優
孟軻念惟予亦窮而已矣嗚呼其命矣夫拂膺拊髀孰
使予激而公言者言不言於君固未嘗損益也嗚呼冷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卷二

煖恒態盈虛循環恒理泡沫風燈其不可恃亦故矣僅
把之松庸知非參天巨物予言可信君後決不窮窮非
君也序輓者之詩歸知時兄弟使交相勸速我之立以
徐觀天者之定以饗君之貽焉

北山倡和詩序

京圻文物淵藪衣冠而遊不並郡邑士事事之暇寓詞
咏歌陶寫情性俊不類具員兩京秋曹以聲律從諸君
子後受知深而荷誨益者北有卜君從大南有王君元

勲從大詩閑肆警敏窮情盡變如電掣星流矢發機而
馬歷塊也與之遊者六年元勲雄深雅健吐語驚人而
格調亢爽興致逸發如仙裾輕舉野鶴之離風塵也高
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與之遊者一年疑焉資以解之
非焉資以正之不知焉就以問之二君雖予友詩固予
師也然北之事繁又居闥闈鞅掌中自公一見而已南
事易以簡為署揖鍾山枕玄湖翠竹白沙浴鳬飛鷺紛
錯而前陳寓目寄懷真足滌塵慮豁煩襟而遺外聲利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卷二

俊與元勲每昕夕往還其間或引轡徐行或軒衣聯步
或翳嘉林藉芳草或陟山椒以達江南之觀石城天塹
之勝風物俱收有倡斯和元勲尤樂引同輩如寒與衣
飢與食病而投之劑也故俊獲遊雖不久而得吾元勲
者將不讓吾從大也從大僉憲湖南予亦來南都方將
資元勲以卒業元勲復有湖南少叅之命豈岳鄂山川
之靈拔二公以往宰物者抑予忌而為之限耶元勲鬯
茂績理知名士咸願內交及茲言別皆不能忘情者北

山設祖相顧怛然元勲作留別詩衆和之元勲執爵而起指北山而言曰亨會匪常曷繫之懷吾儕其母忘茲山又言曰純終領聞勇退急流吾儕其母忘茲元勲之款款其不忍以酣惑也引觴共流一笑而別詩若干俊占序其首且致予私云然

送王中丞董理鹹政序

敵為邊陲患師往征之先事開淮南鹽實邊商無往者戶部以鹽弊聞廷舉風力大臣董其事上八人琅琊王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卷二

四

公廷采在焉上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璽書以行蓋公由進士為知縣監察御史光祿少卿直節廉問自結主知及是晉南京鴻臚上卿裁兩月尤隆遇云車載脂巡撫彭公總督葉公舉贈章授簡於俊嘗聞之鹽法興於管仲其後桑弘羊第五琦劉晏諸人毛收繭聚干時而取寵利源竟不可塞然沿山澤之有充軍國之需縮漕輓之勞致倉庾之實猶近道焉肆在國朝循以無廢而闔閭利柄驅駕商賈胡昔然而今異也彼誠利而趨

之耳古之法有芻粟則有鹽引其原甚清也今則有賣窩之名有鹽引則久次視支甚簡也今則有勸借公使之名鹽取私市以實官又甚苦也則又有出倉掣引之名費于私門者如此罷閑之弄舞遊俠之縱恣恃短長以漁已利餌巡官則張口狺狺食其肉無厭困于無賴者如此行鹽故有地今衡永則廣昌信則閩南陽則河東分于越壤者又如此近戚私人夤緣賞賚在滄則多夾私鹽銜尾以進在淮則擾越抵冒盡廢常格其阻于怙

勢者則又如此無惑乎鹽商解體而深避也公奚致之樂趣哉私門可革也無賴可懲也越壤之分怙勢之沮賣窩之占抑能盡澄之乎其不然避者終不至矣國奚以富邊奚以實固有任其責者夫燭宿弊而舉大臣也剔宿弊而慎以付公者聖天子也有不得行無不得言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卷二

五

有可得言則亦無不得行者矣易損下為損裕用莫如節理財亦自有要淮南七十二萬之課有常額焉大歷之末鹽利半常賦元祐有加至紹興則泰之一州已踰

其數是非所以望君子也

送任宗海序

江之西大省也人秀而服儒吾伊佔畢連東西家焉田叟村甿下逮執役之賤亦口掇書史援章條以相擠軋大吏至則旁聽仄睨以下上其譏評適當其意吹聲鼓譽恒若弗及其弗然媒蘖以甚其真其亦弗少矣故官于其地才能之收叙恒首它藩而庸冒僨事亦往往而有溫江任君宗海之為江西按察僉事翰林學士紫崖馬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六

先生來速贈言先生文章家不自為告欲以公諸人示信重不自其鄉始也其可辭君慎密澄瑩由進士拜行人積有賢問遂拜南京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批逆鱗而幾不脫虎口者屢之其按鳳陽監龍江商課也宿蠹梳爬風裁尤炳烺可諗左璫失故利私患苦之然對人必曰真御史真御史江西聲烈其無是豫占耶夫訊讞之司激揚風紀之任無所擇於中外邇疎焉爾策健馬駕輕車以載馳乎熟路無憂其弗至矣古者赭墨其衣冠

俊書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七

而禁行人肅後世法日峻犯日以多日械擊敲朴其無畏也獨何歟禮義不施而廉恥之風無足以勝之也夫冠九人髽一人則髽者視為恥三之一羣忘之矣半則又忘之矣髽九人冠一人則冠者顧獨視為恥故禮義廉恥是為四維風化大機軸在此也先之以禮義以立其防重之以廉恥以端其避趨之路夫然後刑以示警則其始也人畏之中也人愧之終也人服而習之以率教為當然失禮入刑為大誡夫何患貪者不廉暴者不